

易湘玲 / 著

我们从原本陌生，
只是在这样的圆满里面，
这本来就是一个圆。
再到陌生，
到相识，
你认识了你自己。

当生米遇上熟饭



易湘玲一著



当生米遇上熟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生米遇上熟饭/易湘玲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29-03935-6

I .①当…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3518号

当生米遇上熟饭

DANG SHENGMI YUSHANG SHUFAN

易湘玲 著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李子

责任编辑：郑玲

装帧设计：一亩花田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000mm 1/16 印张：17.5 字数：314千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3935-6

定价：2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1 生米熟饭剩牛排	1
02 女人是菜，男人是酒	19
03 交友不慎	40
04 假意似真情	63
05 十六年前的故人	79
06 初涉情场	96
07 婆婆驾到	114
08 痞子讲师	137
09 长辈相亲	158
10 乐极生悲	177
11 有客自远方来	191
12 背水一战	207
13 痞子天使	218
14 重遇剩牛排	240
15 一棵树的幸福	255
16 领悟	268

01 生米熟饭剩牛排

熟饭之所以必须不断地进行翻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鲜，否则它很容易馊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男人女人一旦开了荤之后，就会对炒饭这事乐此不疲的原因——他们是为了替他们的爱情保鲜。

从这一点来说，熟饭们是值得同情的。

以上观点是我坐在住所楼下的便利店门口一边剥花生一边喝牛奶一边吹冷风所得出的结论。今夜，我又被室友阿彩关在了门外。

她男友来了。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九点半，根据以往经验而做出估计，我应该在十点半之前有幸回家。

说实话，对于这种把房间让出来而成全他人的行为，我是越来越无法高尚下去了，或者说是对室友阿彩的男友越来越不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三天两头地把另一个单身女子于夜晚关在门外，这样的男人，实在看不出他的品德能有多高尚，要知道，那房子是我出了租金的，而他却没有掏一毛钱。然而，室友阿彩常常在我面前把他夸得天花乱坠，那个五短身材肥得流油游手好闲甚至还缺了一颗门牙却一直拖着不去补的男人，似乎在她的心里已经无法替代。

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情人的眼里，不但出西施，还出潘安。

风越来越冷，便利店内买的牛奶也越来越冻，我在一连打了三次喷嚏之后悲惨地预感到——我牺牲自己成全他人“性福”的结果是：我会感冒，并且这治病的钱还得我自己掏，一旦请假，还会被扣薪水。

那对欲情男女省出自己去外面酒店开房的钱，却害惨了我的钱包。

我开始更加鄙视那个男人。

秋天已经来了，冬天还会远吗？我真的不希望自己在风雨交加的冬夜，把自己冻成冰棍。我助人为乐的境界还没有升华到那种极致的高度，不希望在搭上了自己的时间、空间、金钱之后，再搭上自己的命。



仁慈的上帝啊，请赐予我一个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好好休息不被人打扰的窝吧，阿门！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申谜，出生于一个家教偏向于传统的家庭，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观念简直可以拿来当道德规范的教材，而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恪守教训，以至于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雏儿，被相识的姐妹戏称为“生米”。

我反对大家这么叫我，这个名字让我很尴尬，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会引起人们的窃窃私语。然而，反对无效，她们依然这么叫我，不知道是在取笑我的名字，还是在取笑我的“雏”身。

其实我并不想做什么道德典范，只是偶像剧看得太多，以至于常常分不清现实与电视剧之间的差距，尤其是爱看帅哥的毛病屡教不改，常常幻想着自己在某天与哪位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浪漫地相遇，从此坠入爱河。

只可惜现实中长得帅的男人很少，又帅又有风度的男人更少，又帅又有风度再加上品德高尚的男人简直可以当成熊猫拿去动物园展览了。

所以我只好继续奋斗在屏幕前，把这个常常交到狗屎运的平凡女主角想象成是自己，YY一番。

江山代有帅哥出，各领风骚好几年。电视剧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把男主角打造得完美无缺，痴情、善良、帅气、有魅力，对你不离不弃，可以抛开一切，最重要的是，他们绝对不会有关脚臭味，否则他们怎么敢光着脚丫子抱着女主角在沙滩上奔跑，又或者常常有事没事地去那种必须脱鞋进去的日式料理店请女主角吃饭？

我曾经与一个外型还不错的男生去吃日式料理，当他脱下那双昂贵的皮鞋盘腿而坐、得意洋洋地向我介绍这家店的特色料理的时候，我非常谦虚地问了一句：“日式料理中也有臭豆腐吗？”

结果那天的饭钱是我付的。

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古人还云：“不耻下问。”那是因为古人常穿的是草鞋，没有脚气之说。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在这里讲了一通废话，并不是在这里取笑男人们的隐疾，而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现实与电视剧之间的距离是天上地下。我就是因为一直没有调适好这之间的落差，所以才会单身至今。

这是我的愚蠢。



当面前的花生几乎要被我吃光，而我在考虑还要不要再买一些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天使打来的电话。

我高中时期的同桌安琪，她那青梅竹马的男友在去年出国留学，而她今年打算去那边陪读，家里的那套房子没人居住，想我去帮他们看家。

半小时后，我站在某高档小区的某居室里，看着那套装修精致、一应俱全的房子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安琪，你的名字没有取错，果然是天使。这房子和我那租的地方比起来，可以称得上是天堂了。”

安琪将一串钥匙递到我手中：“我这次出国，至少也要一年后才能回来。房子这东西，一定要有人住，沾着人气才行。这里装修还不到一年，租给别人的话，怕那些人不爱惜，到时候搞得乌烟瘴气，收的房租钱还不够我重新装修的。所以想你来帮我看看家，一可以防贼，二可以不用担心这里会变成蜘蛛蟑螂的天下。”

“其实你不一定要出国镀金的，你现在的工作很不错，许多海归还不一定能达到你这样的层次。”安琪在一家外企当部门经理，待遇与福利好得足够让我这个在小公司打拼的小白领眼红到滴血。

“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去镀金啊？我只不过是去那边看着他别被那些身材火暴的洋妞给拐跑了，青梅竹马，不容易呢。”一丝无奈涌上安琪的脸庞。

我真的有些怀疑是不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所以派了个天使送套房子给我暂住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推辞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看家。

搬家的那天，我遇上了一件很戏剧性的事件，当我拎着大包小包按开电梯门的时候，看到一对男女正在里面激吻，场面热辣得赛过电视里的某些镜头。感谢阿彩，在她和她男友的调教之下，我已经有了非凡的定力与承受能力。房间都让过了，何况电梯乎？于是我很友好地将已经踏进去的脚收了回来，打算成全这对激情男女。

不料，那个男人竟然抽出空来向我丢了一句话：“进来吧！”然后又埋头抱着怀里的女人猛啃，继续他们的真人秀。

既然人家都不介意我在一旁当观众了，我若再推三阻四反而显得我不够大方，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拎着大包小包挤进了那间充满了高温的电梯，并且非常体贴地没有让我的行李碰到他们衣服，若无其事地按下十五这个数字，气定神闲地到达楼层之后，向那对黏在一块的男女大声说了句：“谢谢。”（接受了别人的好意之后要表示感谢，这是礼貌，而我向来是个讲礼貌的人，即便是非常时刻也会遵守。）

离开。



安琪曾对我说过，这个小区内住了不少海归，要我好好把握机会，从中挑选另一半。从今天的经历来看，我可以断定，刚才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从法国回来的熟饭，哦，不对，应该是被法国妞啃过的剩牛排。至于那女人是谁，很可惜，因为目光回避得太快，我没有看清楚。

很快地，我就忘记了这段小插曲，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新的居住环境无可挑剔，幽静、舒适，尤其是那张两米宽的大床让我倍感满意，倒下去就可以呼呼大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迟到。

当我手忙脚乱略显狼狈地按开电梯的门时，又看到了昨天晚上那客剩牛排，西装很挺，皮鞋很亮，身上还有一种古龙水的味道，眼神明亮而放肆，还是那句话：“进来吧！”

我平静地说了一声：“谢谢！”走了进去，然后转过身背对着他，呆呆地看着电梯内的楼层显示，心里却在很八卦地想象着昨晚与他激情的女人哪儿去了。

一路电梯搭下来，彼此静默不言，相安无事。

老板朱总是一个四十岁的老男人，前不久刚刚和妻子离婚，肝火正旺，阴阳失调，以致这段时间的脾气不太好，常常把离婚事件引起的怒气发泄到我们身上。

我今天的迟到好死不死地被他逮了个正着。

“申谜！”以我非专业性的测试，我敢肯定朱总的声音已经超过了五十分贝，“今天为什么迟到？”

“昨天搬家，收拾到很晚，今天睡过头了。”我小声地回答。

惊涛骇浪般的口水一下子将我淹没。

朱总平时最喜欢用“男人的胸怀是大海”来标榜与要求自己。在我看来，自从他被前妻抛弃之后，他的这片海洋就成了海啸多发地区。

我是灾民。

将我骂够了的朱总终于放我回岗位，不过另外命令我写一篇检讨上交给他，并且要求字数在一千字以上。

朱总要的这篇检讨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能称之为“检讨”，因为他还为之命名了一个让我比较震撼的标题——《幸福与家庭》，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点怀疑自己待的是学校而不是公司，自己要交的是论文而不是检讨，而朱总活像了当年那个总是对我的论文百般挑剔的迂腐教授。

幸福与家庭，一个结了婚又离了婚、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摸爬滚打多年的



老男人竟然叫一名年轻的单身女子写一篇有关于幸福与家庭的检讨，这不得不让我联想到古代皇帝将自己玩剩的女人赐给身边太监时的别有用心，更要命的是那个皇帝还要求这个太监畅谈洞房花烛夜的心得。

呀呀呸。

我上网连看了数个当红偶像男明星的俊美照片才让我的心情多云转晴，然后打开搜索网页，寻寻觅觅，见到合眼的句子就摘录下来，东拼西凑，挤出一千字，打印出来，交了上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简单地重复着。

那客剩牛排住在十八楼，常常会带不同的女人回家，也许我的作息时间与他泡妞的时间有所重叠，我隔三差五地就会在搭电梯的时候看到他抱着女人在那里卿卿我我，而我已经觉悟得不必再等到他对我说“进来吧”就走进电梯，到达十五楼之后大声说句“谢谢”然后离开。

这天，同事小马过生日，大家帮她庆祝，最后商定去酒吧坐坐。

说实话，我对酒吧这类的场所不是很感兴趣，总觉得这类型的地方总是暗潮涌动，埋伏着许多为了猎艳而来的男人女人，我点了一杯牛奶，安分守己地猫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看那些男人和女人是怎样进行调戏与反调戏。

忽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住在我楼上的那客剩牛排，只见他独自坐在吧台前喝酒，专心致志，与那些眼神四处乱瞄的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更加容易吸引到别人的眼光，一个女人端着高脚的红酒杯走到他身边坐下来，搭讪……

正当我看得兴致颇浓的时候，一个男人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抬起头来，看到了一张戏谑的脸：“申小姐，我已经叫了你三次。”这人是小马的远房表哥，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见过面，好像是姓舒。

“哦，对不起。”我收回自己的眼光，有些抱歉地说，“舒先生，请问有什么事？”

“我表妹说等下还会有几个她的同学过来，她可能要晚点回去，如果你觉得太累的话，让我先送你回家。”

“哦。”我嘴上应着，眼睛却又往剩牛排的方向瞟。

舒先生顺着我的目光也往那边看，忍不住问：“你认识那男的还是认识那女的？”

“都不认识，不过那男的是我邻居，我在我住的那栋楼里见过他几次。”剩牛排每次都带不同的女人回家，我想这些女人应该都是他在酒吧里遇到的吧。



“没想到你还有偷窥别人私生活的嗜好。”舒先生把身子往旁边挪了挪，方便我看得更清楚。

“我这哪是偷窥？是明目张胆地看。”真是的，剩牛排和他的那些女人们的近距离真人秀我都看过了，我还有必要偷窥这种程度的戏份吗，“等我看看这女人能不能钓到他，我就回家。”

舒先生又瞟了那边一眼，很肯定地说：“小白菜，没戏。”

“什么意思？”

“我是说这女人是棵小白菜，你那邻居不会看上她的。”姓舒的见我还没有听懂，干脆坐下来向我解释，“这女人啊，分为四种：第一种是身材火辣、脸蛋漂亮、风骚而又迷人的女人，她就像是圣诞节晚餐中的火鸡，单从视觉上就能带给人很强烈的冲击效果，至于吃不吃得下，这就看男人能力了；第二种是模样生得好、但身材一般，或者身材好、模样一般的女人，这种女人就像是特色餐厅里的乳鸽，称不上极品，但还算有特色；第三种就是这种模样与身材都一般的女人了，称之为‘小白菜’。”

“这都是一些什么烂比喻啊？小白菜很有营养啊！”

“男人都是肉食性的动物，有肉吃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会吃素的。你这个邻居的条件不错，他的胃口也绝对很挑剔。”

果然，那个女人在剩牛排那里没达到目的，悻悻地走开了。

“那第四种是什么女人啊？”我问。

“第四种女人是上帝这个厨子不小心把菜炒糊了。”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用菜来形容女人，觉得新奇而又荒诞不经：“女人是菜，那男人是什么？”

一抹坏笑自他嘴边泛开：“筷子和刀叉。无论女人是什么菜，男人都可以让她们支离破碎。”

我拒绝了这个满脑子怪想法的男人的好意，决定自己打车回家，因为我不可能肯定他在看我的时候，是不是也把我想像成了一盘菜，我更担心他会说我是“一盘小白菜”。那样会有伤我的自尊。

女人，即便长相再平凡的女人，也希望有人夸她美丽。

男人，最在乎的也是女人的美丽，即便他在骂某个女人“胸大无脑”的时候，表面上目不斜视，可他心里面想的还是那个女人的波涛汹涌，否则，他就不会把“胸”字说在“脑”字的前面了。

情况非常的不对劲，回家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一辆黑色的车子



总是跟随在的士的后面，的士向右转，它也向右转，的士向左转，它也向左转，我在小区门口下了车，那辆黑色的车子径直开进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电梯门开了，一张面孔笑嘻嘻地出现在我面前——那个怪男人：“嗨，真巧。”

他竟然跟踪我，我不免有些紧张：“舒先生，我已经到家了，您可以回去了。”

“不行，我表妹说了，一定要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姓舒的笑容还是那么灿烂。

“我这已经到家门口了。”

“这是电梯门口不是家门口。”对方和我玩起了文字游戏。

“不必了，很晚了，您早点回家吧。”

“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嘛。”那人简直就是死缠烂打。

正当我进退两难的时候，那客剩牛排领着一只火鸡级别的女人回来了，我也不好再争执下去，只得进了电梯，四个人站在狭小的空间里，除了那只火鸡不时地发出轻笑之声外，其他三人都沉默不语。

到了十五楼，我连忙走了出来，正打算把姓舒的男人赶回去呢，他却比我快走一步，径直朝我的家门口走去。

“舒先生，您可以回去了。”

这家伙只是一个劲地看着我笑，没有要走的意思。

“真的，很晚了。你的家人会担心的。”

“申小姐，我帅不帅？”对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啊？”

“听我表妹说，你特别喜欢看帅哥，你觉得我帅吗？”

我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别开玩笑，舒先生。”

“看得出来你很紧张。”

“没有。”才怪。我的背上已经在流汗了。

“你很怕我，担心我是色狼。”

“没有。”才怪。我的心里已经在默念报警电话了。

男人的表情越来越认真：“嗯，看出来了，你是个好女孩。我们以后再见吧！”

“听说你工作挺忙的，我相信我们以后应该很难见面了。拜拜！”再不走，我难保自己不会翻脸。

这个姓舒的家伙低下头嘿嘿直笑，越笑越大声，最后掏出一串钥匙，转过身，打开了我隔壁的那张防盗门：“我们一定会见面的。晚安，邻居！哦，生米小姐，忘了告诉你我的全名，我叫舒凡，绰号‘熟饭’。记住了！”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小马会让她的这个嬉皮表哥送我到“家门口”，因为实在是太顺路了，而我却一直以为人家对我图谋不轨。

面子丢大了。

舒凡——熟饭。我是生米都不敢大声说话，他一个熟饭却在那里全世界嚷嚷，原因只有两点：第一点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认为我不会介意或者告诉他；第二点是出于自信，认为像他这样的男人无论被女人反复翻炒过多少次，也不会降低身价，说白了就是脸皮厚或者干脆没有脸皮。

人若无脸，天下无敌。我敢肯定这个把女人看成是菜的男人应该是笑傲情场的杀手，并且还是高手。

有了这么一个邻居，我的日子开始不清静起来。每个上班的早晨，八点过十分，熟饭先生都会很准时地按响我家的门铃，把我从床上挖起来，然后阳光灿烂地冲着我挑三拣四。

“生米小姐，你有眼屎。”

“生米小姐，你有黑眼圈。”

“生米小姐，你睡衣的款式太老了，容易捂出痱子。”

“生米小姐，我每天早上这么辛苦地跑来‘叫床’，能不能给我一个笑脸？”

笑脸？一个刚刚被吵醒、脸没洗牙没刷、全身的神经有一大半还在沉睡、魂魄还没有回来的人怎么可能挤得出笑脸？

电梯内的乘客，也变得更加趣味横生，一把生米，一碗熟饭，外加一客剩牛排，有时候还会有火鸡乳鸽之类的外卖加入，我越来越怀疑这部电梯快成某餐厅的厨房了。往往这时，某人会继续皱着眉毛对我挑三拣四。

“米，你没有化妆。”

“米，你穿的裙子太长了，短一点才好看。”

“米，你好像该减肥了，手里的那个汉堡给我吃吧。”

“米，你要请我吃饭，我每天‘叫床’很辛苦的。”

暧昧的字眼让人侧目，我可以感觉得到剩牛排和他的火鸡乳鸽们会对我与熟饭之间的关系想入非非，但是我无从辩解，我只好无数次地对那位熟饭先生怒目而视，然而他一概视若无睹。

我曾经向小马投诉她这个表哥的不良行为，她却对此无动于衷：“不错啊，至少你现在不会迟到不用写检讨了。我哥这人挺好的。你们一个生米，一个熟饭，同属一个系列，没事自相残杀一番，日子过得也没那么无聊。”

生米与熟饭相拼，会是什么结果？夹生饭。吃了会肚子痛的。

小马这丫头，摆明了是想利用我来转移她这个啰嗦表哥的注意力，以免影响到她自己谈恋爱。

不知道小马和那位熟饭先生又说了些什么，每天晚上十点左右，这家伙都会拨打我客厅里的那部电话（电话号码肯定是小马告诉他的），看看我有没有在，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在这个欲望纵横的时代，有这么一名生米小姐存在，这是奇迹，我想我有义务来保护你的贞操，否则，万一哪天你也被人煮熟了，别人会认为你是近墨者黑，而把所有的过错统统堆砌在我的头上，这个责任我负不起。”

而那时的他却常常在外面，听他那讲电话的声音，活像是背着哪个女人躲在洗手间偷偷打过来的，因为我常常在电话里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

后来我干脆申请了一个来电显示，一看到是熟饭的手机号码，就直接挂掉，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一个男人一边如厕一边和我说话。虽然那情景看不到，但是想起来也令人万分恶心。

然而，我挂断了他的电话，恰恰证明了我在家。每每这时，他又会紧接着发个短信过来：“嗯，我家生米今天还是那么乖。”

什么时候我成他家的了？我崩溃。

我一直不知道熟饭是干什么的，曾经问过小马，那丫头只会抿着嘴直笑装傻充愣，就是不告诉我答案。

日子还在继续。

这天，前室友阿彩突然打了个电话给我，并且约我在一家比较高档的西餐厅，说是要请我吃饭。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一个守财奴会毫无原因地突然变成一个慷慨者，然而，我还是去了，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并且我也很好奇阿彩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到了那家西餐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请吃饭的另有其人。阿彩要把我介绍给她的一个客户做老婆，这男人离过一次婚，还有一个孩子，比我大十多岁。

“申谜，你就当是帮帮我好了，和他交往一段时间看看嘛。”

我真的快要生气了：“你为了做生意，竟然送我去给别人续弦？”

“唉呀，不是的，这人条件不错的，又有钱，他还不一定看得上你呢。”

“那你就让他别看上我吧。”

我起身要走，阿彩连忙拖住我：“都已经来了，就看一眼嘛，他一会儿就到。你也不小了，一直单身也不是个事儿啊。放心，我和你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不



会害你的。”

“我不要。你要觉得他好，那你去当他老婆好了。”真是岂有此理！

正当我们两个女人拉拉扯扯的时候，阿彩的眼睛突然闪了一下：“来了。”然后拼命地朝着门口处挥手，一个四十来岁头发稀少的男人朝我们走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觉得整个心都在往下沉，恨不得立即逃离现场。

这男人竟然是朱总，我的顶头上司。

我坐在那里愁眉不展，欲哭无泪，更要命的是还不能当场表现出自己的不满，也不能说自己是被人骗过来的。

朱总连连夸我那篇《幸福与家庭》的检讨写得好，立意明确，观点鲜明，从这篇文章一看就知道作者将来会是一个贤妻良母。

“朱总，那篇检讨是我上网抄的。”坦白从宽，希望老天爷能善待我。

“你抄它，说明你认同它嘛，认同这种观点的女人也一定会是一个贤妻良母。”

我十分担心自己会成为朱总眼里的西施。朱总平静的海洋比海啸时更让我觉得害怕。

谁来救救我？

“米，你怎么会在这里？”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剩牛排。

“我……”我脑子一片空白。

“你不会是在和别人相亲吧？”剩牛排表情严肃地质问，“米，我知道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保证我以后会改的。”

阿彩开口问道：“这位先生你是谁？”

“我是米的男朋友，这几天我们吵架了。”剩牛排说得煞有介事，拉着我的手就往外面走，“我们回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偶像剧中被我批过无数次的烂剧情，没想到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以致我半天都没有办法进入角色，不知道是该配合剩牛排的卖力演出还是挑明自己与他毫无关系。

很快地，剩牛排拉着我离开了那家西餐厅，车上，他语重心长地说：“以后离你那个朋友远点，像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你的朋友，不要也罢。”

“哦。”我脑子里还在回忆着刚才朱总脸上那阴晴不定的表情，思索着自己明天的结局会是怎样，“你怎么知道我叫‘米’？”

“那个与你同住十五楼的男人不是常常这么叫你吗？我有听到。”

“他不是我男友。”我终于逮住机会申明这一点。

“我知道。真正的情侣不会像你们那样相处。一个每天独自回家的人，一定

单身。”

一个每天带不同异性回家的人，也一定单身吧。

“谢谢你今天出手相救。我叫申谜。”

“我叫韩忆。”剩牛排看了一眼我满怀心事的模样，“在想什么？那么不开心。”

我叹了口气：“我在想我的辞职报告该怎么写。”

虽然在电梯里遇过韩忆许多次，但这一次我是头一回把他看了个清楚。如果可以用计分的方法来评定一个人的长相的话，那么他的分数是A+。

他的手指指甲修得很平整，衣领和袖口很干净，没有半点污垢，说明他很讲个人卫生。

他身上的衣服颜色搭配得极好，让人看起来很舒服，说明他很有品味。

我在上车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替我开门和关门，说明他很有绅士风度。

只可惜他太滥情了一点，不然……

我把即将流出来的口水又吞了回去，这样的男人虽然我不屑于吃掉他，但不妨碍我拿来养养眼。

“你回国多长时间了？”我问，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是海归。

韩忆表现出轻微的讶异：“你怎么知道我出过国？”

“我不但知道你出过国，我还知道你去的是法国。”根据我多次偷看得出的评价，他那热情火辣的法式热吻一点都不像是盗版的。

“没错，你怎么知道？”韩忆更讶异了，“我从来都没有和小区里的任何人提到过。”

果然是一个被法国妞啃过的剩牛排，我不免有些失望，然而口头上表现得很诙谐：“我会替人看相，看出来的。”

对方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这番说辞，但是也没有再继续问下去。他找出一张CD，放进音响，随即，一首舒缓英文歌曲倾泻而出——《Close to you》。

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但我一想到它曾被无数的女人坐在这台车上聆听过，立马失去了兴致。

办公室恋情里，最复杂的就是和老板暧昧不清。这次相亲让我万劫不复，不管朱总有没有相中我，我都没有办法在以后的工作中平静地面对他，这意味着我即将失业，无可挽回。

阿彩没有再占用我的房间，却直接砸了我的饭碗。我只好认为是自己前世与她有怨，这辈子来还她。



我喜欢用“命中注定”来解释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这在别人眼里也许有些荒诞，但我喜欢。如果说世间的不如意是因为自己愚蠢或者不够努力造成的，听起来该多让人伤心、颓废？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每次困难降临的时候，我都能够坦然面对，并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我懒得去挣扎。

打个比方吧，乌龟和兔子赛跑，兔子不小心输了。如果我是那只倒霉的兔子，就会承认这次失败是命中注定，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回去啃胡萝卜、睡觉、打开电视看选美大赛，对着那些漂亮的泳装兔子大流口水，生活依然美好得冒泡泡。绝不会因为自责而垂头丧气地被那只笨乌龟笑话那么多年，生活灰暗得像地狱。

天堂和地狱相隔很近，只在你一念之间。

当熟饭收到我辞职的消息之后忧心忡忡地敲开我的门打算对我安慰一番时，发现我竟然无比快活坐在沙发上边吃零食边看电视，没有半点心情不好的迹象。

他对我看的偶像剧大皱眉头：“你都多大了？还看这种东西。看你的样子，应该成年了啊，怎么尽看些小女生才看的片子。”

“那不然我应该看些什么？”

“黄片啊……”

我对他的口无遮拦表示不满：“熟饭先生，你在教坏别人。”

对方表情严肃地纠正道：“生米小姐，你想你是误会了，所谓皇片者，乃皇宫大片是也，皇片是简称。比如《康熙王朝》。”

如果说偶像剧里的男主角满足了我对白马王子的一切幻想，那么邻居熟饭就是专门来破坏我幻想的人。

“熟饭，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文雅一点？”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太拘泥？”这家伙开始乱改古文。

“你沦落什么？你也辞职了？”

“不，是我今天晚上拒绝了一个女人的约会，也坐在这里和你聊天。”他毫不客气地抢过我手中的薯片，吃得咔嚓咔嚓响。

“你为什么不去？”

“风萧萧兮雨水寒，帅哥一去兮不复返。”

我拉开窗帘看了一下窗外，外面果然下起了小雨。“你还是正常一点说话吧，

我担心那些古人会被你这些改得面目全非的诗句气得从地里面跳出来。”

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我一个朋友的公司下星期要招人，你可以去试试，这上面是地址和电话。”

“不是吧？你动作比我还快。”我还想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呢，哪知道已经有人开始替我张罗了。

“先美女之忧而忧，后美女之乐而乐。”熟饭又在开始瞎掰，但看在他夸我是美女的分上，我决定不计较。

我接下了那张纸条，为了表示感激，我挑出一张皇片的碟片出来放。

“惨了，快十二点了，我得赶紧回家了。”熟饭突然叫了起来。

“你是吸血蝙蝠吗？到了午夜十二点就会变形？”

“我还是灰姑娘呢，到了十二点一切就变回原位了。”熟饭到处找着他的拖鞋，“如果我把一只拖鞋留在这里，你会拿着它去找我吗？”

“我会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

“别啊，如果你找到它的话，一定要拿给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双拖鞋。”

我没有找到熟饭不小心留下来的那只拖鞋，熟饭借此吹嘘说那是一只具有人性的拖鞋，虽然比不上童话故事里的那只水晶鞋珍贵，然而它的心灵却比水晶还要脆弱，因为听到我要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所以躲着不肯出来，以免小命不保，等哪天我同意带着它去寻找他，那么这只拖鞋就会心甘情愿地显身了。

带着一只沾有男人脚汗味的拖鞋去寻找它的主人，这不是童话，这是疯人院里跑出来的病人。

熟饭是我见过的最能瞎掰的男人，他可以对任何一个话题有所回应，把任何一件严肃的事情评价得让你啼笑皆非，把任何一档神圣的话题误导向庸俗。

曾经有个女性网民在网上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男人和女人都有胸部，女人的胸部是为了哺乳下一代，那男人的胸部是用来干嘛的？”

熟饭在后面跟帖：“为了区别男人的正反面。”

此回答雷死网民无数，然而他却坐在电脑屏幕前正经得像个正在讲学的谆谆善诱的老夫子。

我不止一次指责过熟饭的庸俗，说他的言论有伤风化，他却说：“人之初，性本俗。你我皆俗人，又何苦充什么狗屁高雅？我庸俗，故我存在。现实原本就是那样的恶俗，我不过最真实地把它表现出来而已，这是我把你当成朋友的一种诚实。只有心怀不轨的男人才会用那些美丽的词汇来粉饰这种庸俗，而女